

金融中心會是夢一場嗎？

七月下旬中共飛彈演習的效應之一是使得台灣股市大跌，而這又相繼引發彰化四信與國際票卷的金融風暴，這兩個事件都清楚的涉及舞弊，也成為台灣泡沫經濟破滅的先聲。但是金融風暴並不一定要有弊案才會發生，若以日本為例，股市與房價下跌的效應本身（不需弊案）就足以帶來一波波的金融危機，今年年初以來台灣幾家建設公司的倒閉就是一例。在短期內，台灣的股市與房市還會在谷底徘徊，因此很可能會繼續發生類似的金融風暴甚至危機，更何況台灣尚未揭發的金融弊案必然還有很多。

八月上旬中共宣佈將進行第二次飛彈演習，股市再次大幅跌落，但是應該以維持物價穩定為第一要務，必須對政治保持距離的中央銀行，卻忙著以「降低銀行存款準備率」這種對金融制度的重大變革的手段，來對付短期的政治問題，央行意圖在短期提高信心，但卻使人在長期失去對央行的信心，更談不上建立健全的制度了。證管會也搬出進一步開放外資等措施來救急，同樣的混淆了制度變革與短期微調。從現在起到明年總統選舉這段期間，政治風波必然會不斷的導致股市產生波動，從這麼早就開使用急救章的措施，不單效果不彰，長期對通貨穩定以及建立制度方面更會產生不良的影響。

這些事件也清楚的顯現出台灣金融制度的落伍，而政商關係的糾纏，是使得法治性的規範難以建立的主因，這在過去是如此，在短期內，若在政治上沒有重大變革，則也看不到什麼改善的可能。若從大處著眼，有以上所舉的央行與證管會的例子，若從小處著眼，譬如「加強地方金檢」在選舉之前必然難以真正實現，執政黨不會敢去動搖地方勢力的金庫- 合作社與農會，只會在現在忙著指示中央存保公司將申請投保者不必經檢查照單全收。

同時，追究責任歸屬、檢討經驗以求改進的這種良性的發展，恐怕也不會發生，歷史就可說明這點，現在這批相關官員，就正是十年前為了十信案去職而後又復出的官員，只是上次他們還要去職，這次可能連這去職復職的曲折也免了，就像我們的金融檢查制度一樣，留在原地踏步。在這政商體系中，要堅持原則就會淪落到，像前中華工程董事長陳朝威，雖身為官股代表，卻被迫辭職而後又被人恐嚇跟蹤的下場。

這種權責不清、利益糾結、關係錯綜複雜的政商體系，在經濟不斷快速成長的時候，在台灣經濟競爭仍著重低品質薄利多銷的階段，其弊端比較不會那麼礙眼。但是今後台灣經濟成長必然趨緩，國際競爭越趨複雜、激烈，台灣整體經濟的提昇，不單要依賴產業的升級，更要依靠整體環境的改善，這包括競爭環境的合理化，除了硬體建設之外，屬於軟體的規章制度方面的建設更是重要。同時這些飛彈演習事件清楚顯示了兩岸關係對台灣經濟的影響，而處理兩岸政治關係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但是在台灣今日這種政商體系中，這些急為需要的軟體建設、政治智慧，都無法產生。

譬如說，想要使台灣成為東亞金融中心計畫的致命傷，就是在於無法建立健全的規章制度。要成為國際性的金融中心，除了經濟實力、地緣因素、硬體條件之外，當地的金融市場必然要具有完整、合理化的規章制度，主管機構不單要有

效率，並且要具有公信力，能公正果決的執行公權力，而顯然的台灣目前在這方面，因為黑金政治當道，所以是無法做到的。

在關於提昇台灣經濟競爭力的討論中，當政者所提出的方案，或者是興建一些有形的硬體設施，如高速鐵路、南橫高速公路等，創造商機與相關人士共享，對鞏固政治利益確實有利；或者是給予企業各種補貼優惠；但對於關鍵性的政治革新，則是絕口不提的。而實際上，台北捷運的例子就很清楚，軟體不改革，硬體也建不好。在另一方面，企業界所提出來的方案，幾乎清一色的是要求公部門給予它們各種優惠與讓步，談不上自律也無前瞻性。

因此在台灣這政經大幅變革之際，政商方面的社會菁英都缺乏領導能力。但是在現在的國際競爭中，國家的經營管理能力其實已經成為經濟競爭力的重要部份，因此在今日台灣，現存的政商關係也就成為瓶頸。

原載於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國時報